

开栏的话

10多年前在老部队参加预提指导员集训时，团政委曾对我们说过一句话：“指导员当好了，将来当团政委也没问题！”

其中有勉励之意，却在某种程度上点明了“指导员”这段履历在军官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指导员”这个岗位在基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一个合格的指导员不是“天生的”，而是

在一天天的带兵育兵实践中慢慢“诞生”的，既需要组织的培养哺育，也渴望同行的互鉴帮带。因此，我们把各个部队都在建设的“指导员之家”搬到版面上，在这里为全军的指导员搭建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平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指导员之家”，让更多的优秀指导员走出来，让更多过硬的连队冒出来！

本栏目稿件形式不拘，内容可以是工

作实践中的一个案例，也可以是随手偶得的一段感悟，还可以是脑海里还未成熟的一点思考，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触摸到指导员那颗火热的心。

本期推出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张笑寒的上任第一周和第三周周记。欢迎更多指导员踊跃投稿。

栏目主持人：张良

上任第三周周记——

开口说话就对了

■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 张笑寒

指导员之家

刚来的时候，我常感到纳闷，没有人加我微信，也很少有人主动找我聊天谈心。之前连队的老指导员，每天都有许多女兵敲她房门找她聊天，电话微信不断，以至于她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处于“精神衰弱”的边缘。

这么一比较，我竟有种失落感。时间进行到第三周。这一周，有时是晚点名前，有时是一大早起床后，还有午休前，不只是女兵，也有男兵，大大方方来到连部，或者在走廊里碰到，都会附在我耳边说一句：“指导员，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感到惊讶，这种惊讶里掺杂着些许喜悦，就像食堂做的花卷里裹着的肉松，不多但是味道足够。

他们终于开口说话了。不是沉默，不是“到”和“是”，而是像那句古诗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语速很快，有的慢悠悠，有的语无伦次，有的抹眼泪……我再次感到惊讶，每个人都鲜活起来，明明是一样的集体生活，却有那么多视角和感受。

平心而论，我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独处对我而言应该说是“刚需”。而听了这些诉说后，改变也在我身上发生，我开始反复去想战士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所看到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我看不到的他们的家庭和朋友。梦里的角色也发生变化，有好几次我梦见自己变成对我交心的那些战士，“灵魂附体”般体验了一把他们的军旅。

渐渐地，我体会到了政委说的那句“机关干部睡不够，基层主官睡不着”。连续几天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数次醒来。自己的事没空想，战士们话装满了我的脑袋。最怕被“担心”这种情绪俘获，一旦俘获，那就“举手投降”献出整晚睡眠。

辗转反侧中，我有一晚突然明白过来，作为基层主官，就该像我们这支军队一样，无条件地接纳所有战士，尽全力地帮助他们、锻造他们、关爱他们。而忧愁呢，在哪里都会有的。但说出来，就给了他人分担的机会，而我，深为得到这一机会感到自豪、幸福。

这一周，我也常常想起自己和家人相处的场景。逮着家人猛说的情况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高中住校，周末刚见到他们，嘴皮子不带停的，一直说到口干

舌燥。还有一种就是受了委屈，挨了批评或者跟好朋友闹别扭，不仅需要向家里人倾诉，也需要开导，以及听取他们的宝贵建议。

于是，在一开始我听完战士诉说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代入这些情境，便明白了他们如何想，我又该如何做。

总之，只要战士们跟我开口说话就对了。

【附：上任第一周周记

第一周无疑是由很多个“第一次”组成的。

第一次处理官兵矛盾，我说：快乐太难了。女兵说：是啊！

第一次检查内务，拉开内务柜前做了很久心理准备，最后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

第一次查铺查哨，门吱呀一声，先把自己吓了一跳。

第一次发言，一下穿越回小学时演讲的那个小女孩。

第一次发火，因为官兵看新闻的坐姿，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暴脾气。

第一次外出，感到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甚远，原来距离是由注意力决定的。

第一次挨批，羞愧和难过，抵过很多次表扬带来的喜悦。

第一次感到莫大的自由，因为当家做主，每时每刻都要做决定。

第一次发自内心自律，而不是悲愤地想到以身作则。

第一次想到当主官做善事太容易了，做恶事更容易。

第一次像对自己的亲人有很多很多期望一样，对自己连队的兵也有了更多想象，或者说希冀。

第一次大胆想，自己是不是其实很适合带兵。

第一次偷偷想，我这个连队能不能也成为个先进连、标兵连。

第一次发现这份工作太有意思了。第一次珍视每一回批评，因为太渴望成长。

似乎此时才开始，真正投入到军人这个角色里。

排长方阵

我不再是“瘸腿排长”

■第81集团军某旅防化营排长 张帆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能写东西是件好事，能写的人在部队往往会很吃香，我也曾是这么想的。去年7月，刚毕业的我为准备在基层大展拳脚。为了能在同批新排长中尽快脱颖而出，我选择了“写在前头”。

写汇报材料、写新闻稿、写总结讲话，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里，我一头扎进了文字的海洋，一门心思写文章。

在经历了数次通宵达旦后，我顺利完成了会稿任务，并接连在网络和公众号上发表了数篇新闻，也因此传开了自己“能写”的名声……

“新闻稿写得不错，继续努力。”“排长，连里让我写事迹材料，你帮我指导指导呗……”一时间，来自领导的褒奖和战友们的求助接连不断，竟让我一度有些飘飘然，天真地认为自己下部队的“头三脚”就这样顺利地踢开了，就连平时说话都比以前多了些底气。

然而好景不长。一次理论课上，连长的突然“发难”令我措手不及。“张排长，你是防化专业科班出身，能否给大家普及一下此型侦察车的性能参数？”我站起身来呆若木鸡，支支吾吾半天也没回答清楚，一张脸臊得通红。

几天后，连里组织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我决心要借此机会挽回颜面，对照之前连里的体能测试成绩，跑不了第一第二，争取个前十还是“so easy”。

可真跑起来我才意识到，基层的训练场不同于学校的塑胶跑道，时而上下坡，时而跨沟穿丛。当我冲过终点，大部分人早已在那等候多时，气喘吁吁的我显得狼狈至极。

“排长，你没事吧？”排里的战士走

过来好心为我拍后背，我却感到被深深刺痛了神经。

“咱们那个新排长，写东西那么牛，怎么到了训练场上就磕磕绊绊。”“是啊，他也就是能写点东西，其他的还会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几名战士私下议论，声音不大，却字字扎心。

“难道除了写文章，我真的一无是处吗？”忧虑如同盛夏的水草，长满了我整个心房。

“新排长有特长是好事，要充分发挥特长为连队和营里做贡献。但同时不要忘了，排长的主责主业是带兵打仗，不能顾此失彼，忽视全面发展，成了‘瘸腿排长’。”对照此前一次干部恳谈会上教导员对我们新排长的教诲，现在的自己俨然已成为了他口中的“模样”。

排长，一排之长；干部，先干一步。这些道理浅显易懂，可真正到了自己身上，怎么做不好呢？

“从今天起，不仅要当好一名排长，更要当好一个兵。”我翻出自己的日记本，在上面郑重写下了这句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再只拿“笔杆子”，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扑下身子，与战士们一起训练、出公差，遇到不懂的地方，更是虚心向老班长们请教……

渐渐地，战友们改变了对我的看法，真正接纳了我，把我当成了兄弟。前不久，营里组织侦察专业集训比武，我向连长主动请缨，带着4名新兵组成一组参赛，在最后的定向越野科目中，一举突出重围“杀”进前三。比武结束后，大家开玩笑地说：“‘瘸腿排长’变成了‘飞毛腿’。”



盛夏时节，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爱装管装先进个人”评比工作。拆卸、润滑、维修保养……烈日当头，官兵们斗志昂扬，丝毫不惧滚烫滚烫。谢权鑫摄影报道

新闻前哨

7月19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宣传干事马霄家里的电表显示电量不足，只见他拿出手机点开“农行掌上银行”APP，轻点屏幕便完成了电费充值。马霄告诉笔者，不仅如此，水费、伙食费等基本生活服务费都可在这里进行充值。

“这要在以前，我们充个水电费就像层层闯关。”马霄的妻子赵萍萍掰着手指向笔者捋了捋，“需要揣着现金跑财务、营房等多个部门，完成交费、开票、充值、刷卡4个步骤，穿过家属区、办公区2个片区，行走近3公里，有时还会因为人多排队、工作人员外出办事等情况白跑一趟，而且家属进出营门还经常被哨兵拦阻盘问，非常不方便。”

“如今真的方便了不少，省老多事

生活缴费不再“层层闯关”

■卢政

了！”说起这事，军嫂李桥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表达了感激之情。

李桥的丈夫是一名飞行员，经常天南海北执行任务。去年，丈夫出差去了海南，孩子还在蹒跚学步，自己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做家务，碰到水电“见底”的时候，只能抱着孩子去机关充值，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不得不找别的军嫂帮忙。

财务股股长梁泽清也跟着吐槽：“千

那么几个，平时还有其它业务工作，我们股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几瓣用。”年初，为了方便官兵和家属，该场站与驻地农业银行沟通合作，在“农行掌上银行”APP开设了部队生活服务专栏，用于办理官兵及家属与单位之间的财务往来事项，问题迎刃而解。

梁泽清拿出手机向笔者展示了这个APP的新功能。只见他打开“掌上支付”窗口，点选部队生活服务选项，填写完自己的姓名、地址、缴费金额等相关信息，

很快就完成了网络支付。

“终于不用再带着孩子满院子跑了，老公也可以安心工作了！”“复杂的程序简单化，实在太方便了！”“这事办到大家心坎里去了，为场站领导点赞……”说起生活缴费的变化，官兵和家属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笔者了解到，目前该场站已实现水费、电费、伙食费网上收缴普及化，下一步，他们将探索拓展供暖、房租等费用的“掌上支付”业务。

有话想说，给我一只猫 (mail)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Mark军营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某营下士 王伟红

旅长给我一块巧克力

我记不清自己吃过多少块巧克力，但我记得“最甜”的那块是我们旅长给我的。

那段时间，“金盾牌”比武竞赛进入最后关头，我们营将与兄弟部队的一个营进行终极PK。作为任职不满一年的发射师，我要在战斗最后一刻按下“发射”按钮。能不能踢好这“临门一脚”，关系着整个比赛的结果，这让我感到无比骄傲，也感到“压力山大”。

比赛开始，对手先打。根据决赛规则，击落同等条件目标，谁用时短谁就获胜。指控车内，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对手的战斗结果。“全部命中，用时××秒××！”消息传来，我脑子里“嗡”的一片空白。“实在太快了！”对手出色的成绩让我惊叹，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心头。

正当我为此不安时，旅长推门而入。“同志们，马上该我们上了，要沉住气，对手很强，毋庸置疑，但不畏强敌，不畏艰难，才是我们的风格！”旅长简短有力的动员，让大家重拾信心。临走前，旅长特意递给我一块巧克力递给了我，说道：“我听说你紧张得连晚饭都吃不下，吃块巧克力补补能量。你是咱们旅最年轻的发射师，你很棒，要相信自己。”旅长饱含信任的眼神，让我心底涌起一股热流，“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抗击开始，空情显示器上，具有低空、远界、高速特点的多批目标快速袭来，空情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我一下子慌了神。“你很优秀，要相信自己。”慌乱之中，旅长的话在我耳畔响起，原本不安的心瞬间放松下来，我快速调整呼吸，使自己保持平静并集中注意力。很快，经过大家默契配合，所有目标都被牢牢捕获。“发射！”随着营长一声令下，我果断按下“发射”按钮，数枚导弹伴随阵阵轰鸣接连升空，全部命中目标。等待导演部宣布结果的时间里，我一直紧紧攥着旅长给我的巧克力。

“目标全部击落，用时××秒××，领先对手9秒77，我们赢啦！”扬声器内传出旅长激动的声音。瞬间，原本沉寂的车厢内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家纷纷跳下指控车，相互拥抱庆祝。原本好好的巧克力不知何时已经被我捏得粉碎，我撕开包装，一股脑地倒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真甜！

(王洪宾、范文斌整理)

笑逐颜开

8月2日，为进一步检验特战队员复杂环境下综合作战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开展实战练兵，组织特战队员进行极限体能、攀岩、战术搜索等多课目训练。10公里武装越野一直是特战队员杨明星的弱项，在苦练达标后，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果志远摄影报道

